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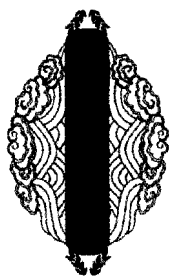
新疆研究丛书

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

贾建飞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

贾建飞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 / 贾建飞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228-13301-7

I. ①清… II. ①贾… III. ①西北地区 - 地方史 - 研究 - 清代 IV. ①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9535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31927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定 价 41.50元

《新疆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厉 声

副 主 编 马大正 秦其明 王 正

编辑委员会 马大正 马品彦 乌依古尔·沙依然 王 正

王淑梅 厉 声 成崇德 李维青 杨圣敏

华 涛 吴云贵 吴福环 何希泉 孟 楠

郝时远 秦其明 贾合甫·米尔扎汗

总 序

厉 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北边疆、亚欧大陆的腹地,全区面积 160 多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 1/6;周边与 8 个国家接壤,有长达 5 700 千米的边界线。新疆古代时属于泛称的西域,历史上,这里是欧亚人口迁徙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孔道。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沉淀,使今天的新疆成为一处有着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宝地。步入近代,孤悬塞外的新疆饱受列强和境外侵略势力的宰割与欺凌,成为一部近代中国边患史的缩影。民国时期,军阀割据,贫穷和战乱严重地制约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积极投身于各项建设事业中。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新疆已成为全国最有发展潜力的省区之一。

研究新疆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历来受到中外学术界的瞩目,今天,有关新疆研究的著述可谓硕果累累,十分丰富。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还有更多的研究领域等待着学者们去探讨;已有的研究内容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有些需要做整体和系统的思考。此外,相关研究的基础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也不尽人意。而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形势又迫切需要加强对其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有鉴于此,2004 年 5 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新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综合项目”(以下简称“新疆项目”)立项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项目为期 5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牵头管理,项目专家委员会组织实施。

“新疆项目”分为专题研究、档案文献整理、重要外文著作文献翻译等几个大的子项目类别。按“新疆项目”规划,凡结项成果统一由项目办公室组织专家

匿名评审,评审结果达到良好以上者,由项目基金资助出版。为此,拟定以《新疆研究丛书》、《新疆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新疆历史译丛》三种丛书形式,分别出版上述几大类研究成果。由“新疆项目”专家委员会承担丛书编委会的责任。

我们深信,“新疆项目”的实施与各类研究成果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新疆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同时将造就一批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他们将成为 21 世纪新疆研究的中坚。

前 言

一、“西北”之范围

清人研究西北史地,其“西北”之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狭义之“西域”,即玉门关、阳关迤西,葱岭、帕米尔以东,阿尔泰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域,这一地域在乾隆时期官修之《西域图志》中被分为四路: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核心部分为今天的新疆^①天山南北地区。徐松之《西域水道记》,其记载范围大抵类此。后来,由于蒙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西北史地研究的地域范围又扩及今内、外蒙古和青海等地区。当然,由于清代有效统辖的新疆范围要大于今天,而中亚诸部又与清朝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贡奉关系,加之受历代有关西域文献所及范围之影响,清人笔下“西北”之范围往往又要超出狭义之西域。比如七十一之《西域闻见录》和李光廷之《汉西域图考》等,范围即相当于今天所谓广义之“西域”,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即今天的中国西北、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部分地区。

本文所谓“西北”,乃取狭义之“西域”范围。

二、清代以前有关西域的记载^②

(一) 历代正史

中国有关西域的记载源远流长。《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已有西域的地

^① “新疆”一词最早出现于乾隆时期,泛指新开辟的疆域,至嘉道时期后,才成为特定的地名,专指天山南北地区,逐渐取代“西域”一名。至光绪时期设立新疆省,“新疆”完全成为今新疆地区的专用地名。可参考齐清顺《西域、新疆和新疆省》,《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本文为叙述方便,以新疆统称有清一代天山南北地区。

^②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参考自吴丰培所著《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名,尤其是《穆天子传》可视为中国最早的一部有关西域的著述。不过,由于《穆天子传》撰写年代不够确切,所记地名方域不够具体,加之很多人对其记载内容存有怀疑,故此书对后人认知和研究西域的影响很小。

西汉时,张骞奉武帝命出使西域,归来曾著有《出关记》一卷。这是第一部汉文记载西域的信史,惜已失传,仅《隋书·经籍志》中录有其名。不过,其内容大多为《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是中国古代出使西域第一人,其两次出使西域,对沟通中西交通影响深远,故历代皆谓张骞“凿空”中原与西域之孔道。

《史记·大宛列传》之后,前后《汉书》中之《西域传》对西域的记载更为翔实可靠,盖因后来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汉之号令颁西域矣”^①,故汉朝对西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班固所撰《汉书·西域传》之内容更为全面系统,可能就得力于曾任西域都护、驻扎西域三十一年之其兄班超之所得^②。而范晔所撰之《后汉书·西域传》,则完整辑用了亦曾驻扎西域的班勇所著《西域风土记》,范晔曾言:“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备载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前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③因此,前后《汉书》中对西域的记载,真实可信度毋庸置疑,对后世影响亦最大,可谓西域著述中之经典。尤其是前者,不仅开后来正史设立《西域传》之先河,而且,也是后人研究西域史地最为倚重的材料。如清代《皇舆西域图志》所言:“至于由今溯昔,累朝沿革之迹,约以《汉书》为纲领,本其道里方位”,^④“而道里远近,则班传^⑤尤备”^⑥。清代最重要的西北史地著述之一《新疆识略》在凡例中亦称:“西域地名,首见于前后汉书”。^⑦在清人对西域史地的考证中,《汉书》等史籍是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对西域之记载即为一例。李光廷的《汉西域图

① 班固《汉书》卷七十,传四十,《郑吉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页3006。

② 李竞主编,吴丰培整理《丝绸之路资料汇钞增补》,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页1;《吴丰培边事题跋集》,页181,325。

③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页2913。

④ 傅恒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页2。

⑤ 指班固《汉书·西域传》。

⑥ 傅恒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三,页14。

⑦ 松筠、徐松《钦定新疆识略》凡例,《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第一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页15。

考》等很多著述也都是以《汉书》为主要参考依据予以发挥的。

前后《汉书》之后,历代正史几乎皆设立《西域传》,其内容有沿袭前代记载者,亦有创新突破之处,如《魏书》、《隋书》、新旧《唐书》等,都是后人研究西域的重要参考文献。

(二) 历代纪游之作

除正史外,历代还有一些因特殊原因而得以亲历西域者流传下来的文献。此类文献因具有实地见闻特征,故真实可信度相对较高,备受后人重视。按著者亲历西域的原因划分,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 僧人游记

佛教东传中国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佛教典籍因显不足,故许多僧人开始西行至印度取经。其人多留有相关著述,可惜多数仅见书名,原著已散失。今所见者,有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由旅行者自己撰写的西行记、东晋法显之《佛国记》,魏宋云之《西域记》(保存于《洛阳伽蓝记》中),唐玄奘之《大唐西域记》,唐慧超之《往五天竺国传》(发现于敦煌残卷中)和唐圆照之《悟空入竺记》等。

这些僧人纪行之作对研究当时西域、中亚和南亚等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尤其是前三者,对清人和同时期西方人的相关研究影响极大。

第二 使臣之记载

历代中原王朝,出于发展同西域政权政治关系所需,往往派遣使臣出使西域。一些出使人员将其出使见闻著之于书,为后人提供了了解西域的珍贵资料。其中最早者当属西汉张骞之《出关记》。其后,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曾派遣高居海出使于阗国,前后历经四年。其出使见闻之原书虽已散失,但《新五代史》之《四夷附录》中保存了其中一部分。民国时期,王国维在其《古行记校注》中以《高居海使于阗记》为之命名,并为世人采纳。

北宋时期,宋太宗赵匡义曾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派遣王延德和白勋二人出访高昌,前后凡五年时间,雍熙元年(985年)方返回宋都汴梁。王延德撰有《西州使程记》(又称《王延德使高昌记》),是研究高昌回鹘王国及由中原赴高

昌沿途情况的宝贵资料。此书亦佚,但在南宋王明清所著《挥尘录·前录》中,详录了《西州使程记》。^①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和《宋史·高昌传》也都详录该书。

南宋时,金国与蒙古交战,因节节败退,金宣宗遂派安延珍和吾古孙仲端^②出使蒙古求和。二人赴中亚求见了成吉思汗,但无果而返。其出使见闻为刘祁所记,名为《北使记》,收入其文集《归潜志》中^③。

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曾派陈诚、李暹先后五次出使西域,足迹远达中亚帖木儿帝国的名城哈烈。陈诚等人的出使活动,不仅对发展明朝与西域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恢复丝绸之路在联系中国与中、西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有积极的作用,使元末以来一度因战祸和割据政权而阻塞的丝绸之路再度畅通。陈诚和李暹撰有《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前者乃其永乐十二年(1414年)出使之旅行日记,后者则多关乎沿途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和山川道里等。二书均是研究明代西域历史地理的珍贵史料。

第三 战争

由于战争的原因,一些人得以亲履西域。其所记亦为了解研究西域的重要史料。此类著述以杜环《经行记》和耶律楚材《西游录》为代表。

唐中期,西域形势非常严峻,大食和吐蕃都对唐朝在西域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天宝年间,唐玄宗派高仙芝出击吐蕃,高仙芝战而胜之。随后,由于高仙芝对中亚石国采取了错误的政策,遭致中亚诸国不满,各国遂联合大食共击高仙芝。唐军大败,幸存者多为大食俘获,被送往中、西亚等地。杜环即为其中一员,他在中、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各地流浪了十二年,直到唐代宗宝应、广德时(762—763年)方乘商船回到广州。杜环将其见闻著为《经行记》,可惜此书散佚,惟杜佑于《通典·边防典》中摘引部分内容,《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均有转引。

蒙元时期,蒙古大军不断扩张,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大国花刺

① 见王明清《挥尘录·前录》卷4,页4~9,《文渊阁四库全书》1038,子部344,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总页391~394。

② 吾古孙仲端又作乌克逊仲端,见刘祁《归潜志》卷六,页7,《文渊阁四库全书》1040,子部346,小说家类,总页262。

③ 可参见刘祁《归潜志》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页167~169。

子模,前后居留西域六年。耶律楚材后将其西域见闻著为《西游录》。元人盛如梓称此书“人所罕见”,^①因在《庶斋老学丛谈》中节略其中有关西域地理的八百余字内容,二十世纪以前,人所见者,唯此而已。直到二十世纪以后,日本发现旧抄足本《西游录》,遂使《西游录》复见于世。

第四 觐见

蒙古征服之地域横跨亚欧两洲,当时往往有人因诏而远赴西域。如丘处机曾受成吉思汗之诏,远赴今中亚觐见成吉思汗。其弟子李志常将其见闻著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服饮食、百国草木禽虫之别,粲然靡不毕载。”^②因此而书对研究当时西域之历史地理、社会风情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惜此书长期不为人所见,至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钱大昕始自苏州元妙观藏之《道藏》中抄出^③。道光以后,渐为学人所用。

至元宪宗时期,常德奉蒙古大汗蒙哥之命,于宪宗九年(1259年)从和林出发,西觐旭烈兀于西亚,次年冬返回,往返历十四月。其见闻为刘郁所记,名为《西使记》,是研究早期蒙古史以及东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

(三)其他

历代与西域相关的著述很多,遗憾的是原书大多失传,流传后世者,除上述外,主要有:

第一 唐贾耽之《四夷道里记》

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交通往来极为通畅,中西交流非常频繁,很多人都

①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一,页3,《文渊阁四库全书》866,子部172,杂家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总页515。其中,盛如梓所节录之《西游录》的内容见页515~516。陈垣认为,此书之所以罕见,是因耶律楚材与其子耶律铸的信仰不同所致。耶律楚材信仰佛教,排斥道教,其子则喜欢道教。由于耶律楚材《西游录》中的很多内容都是攻击道教的,所以耶律楚材死后,其子就禁止此书的印行,“或者是毁了板亦未定。”不过,王颀则认为,此书流传不广,关键原因在于全真嗣任教主尹志平的政策改变。见陈垣《耶律楚材父子信仰异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页422~426;王颀《莺泽转云——中外关系史地研究》,南方出版社,2003年,页38~55。

②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孙锡序,《清朝藩属舆地丛书》(五),台湾国风出版社,1967年,页2406。

③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之段玉裁识,《清朝藩属舆地丛书》(五),页2478。

曾撰有专著,以记西域事。著者有许敬宗之《西域图志》六十卷,盖为当时“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658年)上。”^①其他还有裴矩之《西域图记》三卷和范传正的《西陲要略》等书。不过均已失传。此时期保存至今与西域相关的著述还有二十世纪于敦煌残卷中发现的《西州图经》、《沙州伊州地志》以及王玄策之《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和贾耽之《四夷道里记》。

贾耽曾任唐朝宰相,一生喜读书,对四方之交通、地理尤为关心,“四方之士与使夷狄者,见之必从讯索风俗,故天下地土区产、山川夷岨,必究知之。”^②据此,贾耽作有相关图籍数篇,但大多遗失,只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节录有部分《四夷道里记》,共有七篇,其中与西域相关的有两篇:《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和《安西入西域道》。它们对于研究当时中原与西域间的交通和地理具有很高的价值。

第二 与蒙元相关之诸著述

蒙元时期,蒙古帝国横跨亚欧,疆域最广。当时以及后世对于蒙古崛起及其征战颇多论述。除上述相关著述外,尚有《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以上三部合称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和《圣武亲征录》等。这些著述对研究西域史地亦具有重要意义,颇为中外学人重视。

第三 明张雨之《边政考》

明代疆域不及西域,对西域之记载亦相对较少。不过,围绕哈密卫的废立以及西北疆域的边防问题,明人曾有很多的论述,如胡世宁之《复吐鲁番议疏》,霍韬之《哈密疏》^③,马文升之《兴复哈密王国记》^④,杨一清之《关中奏议》^⑤等。不过,真正有关西域史地者,除上述陈诚、李暹之《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外,可称道者,只有张雨所著《边政考》。张雨曾为明嘉靖时期巡按陕西、甘肃监察御史,巡阅各镇武备之余,究其边疆故事、关镇险阻,乃著是书^⑥。书中

①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注》,中华书局,1955年,页132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八,志四十八,“艺文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506。

②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列传九十一,“贾耽传”,页5804。

③ 分见(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三十五,卷一百八十六,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

④ 见邓士隆辑,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国朝典故》卷九十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⑤ (明)杨一清撰,唐景坤、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

⑥ 张雨《边政考》,《引边政考》,《续修四库全书》738,《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附有《西域诸国》，然仅记里程物产等，且多为传闻，是其价值不免受到影响。清初顾炎武和梁份分别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和《秦边纪略》二书中转录，改名为《西域土地人物略》^①。

以上所述，乃对清以前历代有关西域著述中择其要者之论述。

有清一代，尤其自乾隆中期清朝一统天山南北并对其实行有效统辖后，有关这一地域之著述如雨后天春笋般蓬勃发展，无论是官修地志的编撰、舆图的绘制，抑或是私人对其之记载与研究，较前代都有更快的发展^②。直至嘉庆后期，《西陲总统事略》的编撰完成标志着西北史地学得以兴起。

三、研究现状

民国时期，即有学人对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予以了关注，如梁启超。梁启超以祁韵士和徐松为其“首倡之人”之论^③，对后世影响极深，受众极多，直到 21 世纪，方有人对此提出异议。金毓黼在其《中国史学史》中亦以一定篇幅对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进行了介绍，^④然其与梁启超一样，关注重点在嘉道咸时期，对其余时期则无所论述，不免有所欠缺。唐景升是第一个对清代西北史地学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其《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⑤一文认为清人之所以研究西北地理学，原因有三：胚胎于朴实的学风，渊源于治辽金元史学，激发于清季之外侮；他还将清人的西北地理学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论述：康乾时期，乾嘉至同光间，光绪时期。其所述虽不尽客观全面，但其视野之开阔却值得关注。

研究清代西北史地学的高潮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其关注时段多如梁启超和金毓黼一样集

① 对于《西域土地人物略》的主要内容及其版本方面的问题，可参见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1 期，页 118~127。

② 相关情况可参见马大正《有清一代新疆考察述论》，《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 3~24；马大正《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0 年，页 763~778；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页 182~225，313~323。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 年，页 387~390。

④ 金毓黼《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页 372~381。

⑤ 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东方杂志》论文汇编之《清代学术思想论丛》第一集，台北市存萃学社编集，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78 年，页 124~145。

中在嘉道咸时期,对其他时段的关注则较为缺乏。这种情况当然是当代学人对发生在嘉道咸时期学术领域中的变化趋势的敏锐捕捉,可谓对王国维“道咸以降学术新”的一种呼应。学人们主要分析了西北史地学兴起于嘉庆时期,并在道咸时期得以大兴的原因,阐述了西北史地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对于这一时期从事西北史地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述,也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了研究^①。

在这一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西北史地研究开始成为一些硕士、博士论文以及博士后出站报告选题所关注的一个领域。其中,郭丽萍专注于对嘉道时期学人交游活动的研究,她以其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最终出版专著《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②,以个案研究而及于整个清代中期的西北史地研究,尤其关注于嘉道时期西北史地学人之间的交游活动,其关注角度与以往学人之研究颇有不同,且言辞优美,因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朱玉麒则主要关注的是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他充分利用了目前所见的国内外有关徐松的研究著述和历史记载,对徐松的生平、史学成就及《西域水道记》的版本和对西北史地学的贡献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代表了目前有关徐松研究的最高水平。章永俊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则主要聚焦于鸦片战争前后清代学人的边疆史地研究,强调了鸦片战争对清人思潮以及其学术研究,尤其是边疆史地研究的影响,其视野宽广,并不局限于西北边疆一隅,无疑能给今天研究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学人以一定的启迪。

侯德仁则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专著《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③,这是有关有清一代清人西北史地研究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其内容繁多,且对官修史志予以了高度关注,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忽视官修史志的缺憾。不过,侯德仁以乾隆时期

①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张穆、沈垌和何秋涛及其著述的关注上。由于相关研究繁多,本文并不对它们做更多的介绍和论述。可参考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群言出版社,2006年,页4~16;郭丽萍《二十年来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之评述》,www.historychina.net。

② 三联书店,2007年。

③ 群言出版社,2006年。

《西域图志》的编撰为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之标志,其论据并不充分,不具有说服力;且其所论多拘泥于学术史之范畴,而不能很好地结合时势、结合学人思想变化进行分析研究,是以影响到了其书取得更大的成就。

国外学者对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也颇多关注,尤以日本学者的研究为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榎一雄,其《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主要介绍了徐松的生平、交游和著述等,重点介绍了徐松的伊犁谪戍和在此期间进行的西域调查,给予徐松在此基础上所成的诸西域著述以极高的评价。榎一雄有关清人西北史地研究的论著还有《乾隆朝的西域调查及其成果特别是〈西域同文志〉的纂修》,论述了清朝在一统新疆的背景下进行的西域调查及其成果(《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图志》和乾隆十三排地图),尤其对《西域同文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涉及其内容、编撰年代、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等;《新疆的建省》,主要论述了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著述中的塞防思想。^①片冈一忠的《清朝新疆统治研究》虽然论述的是清政府统治新疆的政策和新疆建省前后的状况,但是对于与此颇有渊源的一些西北史地学者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尤其是龚自珍、魏源和沈垚。^②西方学者对此亦有一定的研究:《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对龚自珍、魏源、徐松和张穆等人的边疆研究予以了一定的关注,尤其关注经世致用学风在边疆研究中的应用;^③奈兰·约瑟芬·周(Chou, Nailene Josephine)在其《中国晚清的边疆研究及行政变动:以新疆为例,1759—1911》中,论述了清初以来的西北史地著述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清朝统一新疆对以西北边疆为目标的著述活动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和魏源的《圣武记》;^④多罗茜·波蕾(Dorothy Borei)的《西北边疆的描绘:〈西域闻见录〉研究》

① 《近代中国》卷11、12、13、14,东京,岩南堂书店,1981~1983年,页135~148,147~168,167~189,147~166;《榎一雄著作集》卷二《中央亚细亚史》,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页37~112,页3~36,页113~244;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No.14, Tokyo, The Toyo Bunko, 1955, pp.1~46.

② 片冈一忠《清朝新疆统治研究》,东京雄山阁,1991年。

③ 苏珊·M·琼斯、菲利普·A·库恩《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166~172。

④ Chou, Nailene Josephine, Frontier Studies and Changing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n Late Ch'ing China: The Case of Sinkiang, 1759~1911, Ph.D.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 pp.26~51, 81~145.

则主要就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进行了研究；^①卫周安(Waley-Cohen, Joanna)在其《清中期中国的流放制度：流放新疆》中，则从流人的角度对纪昀、洪亮吉、祁韵士和徐松的流放生涯和相关著述进行了分析，尤其对祁韵士和徐松对清人研究西北史地的影响予以了关注。^②

① Dorothy Borei , Images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A Study of the His-yü Wen Chien Lu.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5, no.2(summer):26~46.

② Waley-Cohen, Joanna,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38~162.

目 录

总 序	厉 声(1)
前 言	(1)
第一章 清代西北史地学之发端:清初至嘉庆前期	(1)
第一节 清初至嘉庆前期的西北史地研究概况	(1)
第二节 清初至嘉庆前期西北史地研究的特征	(21)
第三节 结 论	(38)
第二章 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	(40)
第一节 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因素	(40)
第二节 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阶段的特征	(66)
第三章 道咸时期之“显学”:西北史地学的发展	(73)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复兴及其对西北史地学的影响	(73)
第二节 危机意识与西北史地学的发展	(78)
第三节 以徐松为中心的学术团体的形成	(86)
第四节 代表学人及其成就	(94)
第五节 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的特征	(110)
第四章 “显学”的没落:同光前期的西北史地学	(123)
第一节 西北史地学衰落之因	(124)
第二节 李光廷与《汉西域图考》	(130)
第五章 清末西北史地学的复兴与繁荣	(134)
第一节 蒙元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134)
第二节 传统西北史地学的发展	(148)